

NEGATIVE DIALEKTIK



阿多诺选集

否 定 的 辩 证 法

[德] 阿多诺◎著
张峰◎译

Theodor W. Adorno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阿多诺选集

否定的辩证法

[德] 阿多诺◎著
Theodor W. Adorno
张峰◎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否定的辩证法/(德)阿多诺著;张峰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阿多诺选集)

书名原文: Negative dialektik

ISBN 978-7-208-16184-9

I. ①否… II. ①阿… ②张… III. ①否定(哲学)-

辩证法-研究 IV. ①B51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49976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阿多诺选集

否定的辩证法

[德]阿多诺 著

张峰 译

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22,000

版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6184-9/B·1436

定价 78.00 元

译 序

《否定的辩证法》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阿多诺最主要的代表作，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部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从哲学上概括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精髓，而且还因反映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社会“新左派”的心声而被奉为他们政治纲领的理论论证。《否定的辩证法》虽然在西方哲学界乃至我国哲学界颇负盛名，但却以晦涩难懂而著称。为了帮助我国读者了解这部堪称“天书”的哲学著作，我想借此序说明以下三个问题。

一、阿多诺的生平事迹

阿多诺，全名特奥多·威森格隆德·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oud Adorno)^①，1903 年 9 月 11 日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其父奥斯戈·威森格隆德是一个从事酿酒业的犹太富商，其母卡尔维丽·阿多诺是一位有科西嘉血统的歌剧演员，信奉天主教，在阿多诺出生时年已 37 岁，可谓是中年得子，自然对其万般宠爱。阿多诺出生时被取名为特奥多尔·卢德威格·威森格隆德。作为职业歌唱家的母亲，加上一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姨母，她们使阿多诺继承了对音乐的永不衰竭的兴趣和非同寻常的才华，以致在少年时，阿多诺就能用钢琴演奏贝多芬艰深的《第十一奏鸣曲》。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音乐才能使得阿多诺后来在把音乐和哲学相结合的工作中多有建树。在法兰克福的条顿

骑士中学和威廉大帝文科中学读书时期,阿多诺就在两家颇有名气的音乐戏剧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表现主义和新歌剧的评论文章,在音乐界崭露头角。15岁时,阿多诺迷上了哲学,开始阅读起康德晦涩的《纯粹理性批判》。

1921年,阿多诺考上了著名的歌德—法兰克福大学,潜心学习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音乐。三年以后,年仅21岁的阿多诺以一篇关于胡塞尔现象学的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物和思的先验性》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阿多诺追随音乐家奥尔本·贝尔格来到维也纳,进入了以阿诺德·勋伯格为中心的创新作曲家的圈子,以期在作曲上有所成就。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些音乐作品并进行了公演,但不是很成功。

1927年,阿多诺返回法兰克福大学,通过霍克海默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起联系,1931年初通过教师资格论文《克尔凯郭尔:美学的建构》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学科执教资格。然而,好景不长,纳粹上台执政给阿多诺这个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大学教师的前途蒙上了严重的阴影。1933年他被剥夺了教书资格,不得不流亡英国,试图在牛津大学获得一席之地,但未能如愿。这期间他开始撰写《认识论的元批判》。为了能时常回德国访问,阿多诺在自己的姓名中略去了父姓,开始采用母姓“阿多诺”以掩盖自己的犹太出身。

1938年,阿多诺受霍克海默之邀前往美国,先是在普林斯顿广播研究所当音乐指导,后加入霍克海默在纽约重建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积极为该所杂志《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撰稿。1941年,该杂志停刊后,阿多诺移居加利福尼亚,和霍克海默合作研究,写出了他们共同的著名著作《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

1949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一道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执教,重建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此后,阿多诺进入创作鼎盛时期,写了大量的哲学、文学、社会学、音乐理论著作,如《新音乐哲学》(1949)、《最低限度的道德:对毁掉的人生的思考》(1951)、《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1955)、《主体与客体》(1960)、《黑格尔三论》

(1963)、《本真性的行话》(1964)等,跻身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行列。特别是在1961年德国哲学界的那场“实证主义的论争”中,他同波普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激烈争执,要求比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更彻底地否弃实证主义,从而树立了他作为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热烈倡导者的形象。

1966年阿多诺出版了他最重要的哲学论著《否定的辩证法》,此书在学术上是他一生成果的集大成者,在政治上是为随后出现的激进学生运动,主张彻底摧毁发达工业社会中现存的一切的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的论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他倡导的社会批判理论被德国1969年激进学生造反运动付诸实践时,他却表示不可理解。他发表声明,悲叹道:“当我建立我的理论模式时,万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弹来实现它。”阿多诺的表态激怒了造反学生。为此,他受到了学生们的谩骂和袭击,乃至人身污辱。1969年8月6日,阿多诺在瑞士度假时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逝世,悲剧性地走完了自己66年的一生。

二、《否定的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阿多诺出于反体系、反逻辑的需要,故意使《否定的辩证法》保持一种散文式结构,论点模糊,文风晦涩。但通过仔细研读,我们大致还是可以把握其中蕴含的四个基本观点,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进行分析。

(一) 批判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强调辩证法的本质是否定

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集中批评了哲学对“同一性”的追求。他认为,古往今来,不管是在形而上学上还是在认识论上,不管哲学家本人的意图如何,哲学的基本精神都是追求“同一性”,即追求一个绝对的出发点,追求万事万物可最终还原为某种原初的东西。哲学家在考察诸如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之类的传统

对立面时,总是赋予其中这一或那一概念以第一性,并创造一种千篇一律的语言来描述每一事物,力图统一宇宙的各方面。在阿多诺看来,实际上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第一性,哲学所强调的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的,任何想寻找原初事物或概念的哲学都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而且,由于哲学在人类的文明中不惜任何代价寻求着秩序和不变性,从而加强了社会上的极权主义和盲从主义倾向,甚至造成纳粹的种族灭绝的罪恶。用他的话说,“奥斯维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阿多诺对哲学追求“同一性”的企图批判不是没有道理。的确,一切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做法都源于把丰富多彩的世界简单地归结于或还原于一种东西。阿多诺的批判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追求“同一性”所陷入的误区,更加辩证地看待世界。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阿多诺对哲学追求同一性企图的批判,蕴含着否认哲学基本问题以及在这一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立场。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哲学家依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两大阵营。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存在是本原的,是第一性的,而意识、思维则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从广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还原”,但却是非常必要的,舍此我们便无以确定世界的物质本质,甚至也无以探索意识的起源和发展,更无以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规律。因此,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追求同一性,而在于如何追求同一性,是世界统一于物质,还是世界统一于精神。

阿多诺依据他对哲学追求“同一性”企图的批判,得出结论说:哲学所寻求的秩序和不变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进行连续的否定,破坏性地抵制任何打算赋予世界以“同一性”从而把世界限定在一个原则上的企图。据此阿多诺把自己的观点叫作“否定的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方法,也不是一种客观的描写,而是对所有理论图式和一般方法的反对。辩证法坚持现实的复杂性和历史的相互联系性,不将其还原为简单的公式。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否定性,“否定”在辩证运动中具有核心作用。阿多诺对辩证法的否定性的

强调并非没有道理。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有“伟大之处”的。^③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否定”是推动一切事物和现象运动变化的根本环节，没有内在的否定方面和不断的否定过程，就不会有辩证的运动，也就没有辩证法。阿多诺给辩证法的否定性以突出的重视，这本身无可非议。

问题不在于是否承认否定性是辩证法的根本环节，而在于对否定作什么样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辩证法本质特征的否定不是简单的、绝对的否定，而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是与肯定密切相联系的否定。因此，“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而按阿多诺的理解，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性的否定，“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只是证明第一次否定不彻底。阿多诺的这种说法在现实中不能说没有例证，但这不是对“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辩证理解，而且也不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辩证的有机运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指出，磨碎麦粒和踩死昆虫的做法是一种否定，但不是辩证的否定，并不能动摇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起作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④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主旨之一原本是破除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他本人却在否定和肯定的问题上为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所束缚，陷入把否定绝对化的困境中。

（二）绕开辩证法的矛盾法则，落脚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主题

矛盾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法则。阿多诺对矛盾问题较为重视。他表示，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在于研究“差异”或“矛盾”，辩证法就是“矛盾地思考矛盾”。他甚至注意到，以往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尽管承认整体是矛盾的，甚至把矛盾说成是宇宙的基础，但由于非常偏爱“同一性”，从而使矛盾成了哲学用以达到“同一性”的工具，实际上等于否认了矛盾的意义。但是，从以往哲学的这个教训中，阿多诺并没有重新

把矛盾问题提到根本地位上来认识,反而打算绕开这个误区。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法不单是考察矛盾,而且还拒不承认矛盾是解释每一事物的图式。用他的话说:“根据意识的内在性质,矛盾本身具有一种不可逃避的和命定的合法性特征,思想的同一性和矛盾性被焊接在一起。总体矛盾不过是总体同一化表现出来的不真实性。”这样一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就偏离了以矛盾法则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

在社会观上,阿多诺认为,社会既不是个体主体的总和,也不是一种客观的事物,而是人类主体和物质客体的相互作用,同时表现出真正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实证主义所说的“自由”和“因果性”不外是把总体还原于一种空洞之物的同一性理论。由此而衍生的“自由意志论”的观点和“决定论”的观点都是虚假的,因为它们要么假定主体的第一性,要么假定客体的第一性。而在阿多诺看来,自由的唯一意义在于否定,在于反思地否定各种具体的奴役。他指出:“在这个普遍社会压抑的时代,反社会的自由的形象仅仅生存在被压碎的、被滥用的个人的特点中。这种自由在历史的任何环节上隐藏在什么地方是不能一劳永逸地来规定的。作为对压抑的抵制,自由在变化着的压抑形式中变得具体了。有多少意志的自由就有多少想自由的人。”由此阿多诺把自由同社会压抑联系起来考虑,把自由视为对压抑的抵制。这种看法比起那种孤立地把自由看作人类天性的抽象说法来,无疑是更中肯的。同样,在阿多诺看来,因果性只有作为对朴素的自由意志论的批判才有意义。正像自由不能被绝对化为自由意志论一样,因果性也不能被物化为经济主义的决定论,否则它就像资本主义的自由空谈一样不合理了。阿多诺对实证主义因果性概念的批判具有政治的意义,实际上是在寻找社会压抑的深层次原因。他说:“最终,制度将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暗示这一社会现象的词是‘整合’——在那里,每一要素对所有别的要素的普遍依赖性使得谈论因果性成了过时的。在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中探寻可以作为原因的东西是无聊的,因为只有这个社会本身才是原因。”因此,阿多诺主张,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必须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批判。

这样一来,阿多诺对“同一性”和“实证性”的批判就落脚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主题上,即对社会的批判。阿多诺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机制是建立在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统治上的,人的一切关系都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大弊端是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的肆虐,资本主义社会把人和物降低到同一水平上和同质的无名地位上。这也就是哲学的同一化企图的社会根源。哲学表现并证明了社会的这种作用。一方面,哲学使社会同质化,另一方面又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性质。但是,他的思想又是十分激进的,甚至激进到了否弃科学的地步。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也对逻辑和科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逻辑也起了使社会同质化以及把人和物归结为“原子”的作用;科学也是文明反对人的总阴谋的一部分,因为科学把合理性等同于可度量性,把每一事物归结为“量”,从知识领域排除了质的差别。这样一来,阿多诺的这种批判尽管十分尖锐,却未能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归因于科学了。

(三) 举起反体系的旗帜,全力批判第一哲学

阿多诺称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他认为,正如任何内容都是对其形式的否定一样,思维本身就是否定,甚至那种确认某物是某物的肯定性陈述也是否定的,因为它意味着某物不是别物。因此,完全的自由就是否定体系。资产阶级意识在其解放的时代虽然成功地反对了封建的思想方式,但并没有同体系决裂,因而革命是不彻底的。在他看来,在“体系”的意义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因为每一事物都在变化,“从自身的不变性中产生出来的不变项不可能从可变项中剥出来,好像这样人们就把一切真理握在手中。真理同实质相结合,实质就发生变化,真理的不变性是第一哲学的幻想”。阿多诺看出了以往的哲学由于强求一个完备的体系而造成了体系与内容相矛盾的麻烦。因此,

他高举“反体系”的旗帜，向一切以绝对真理为终点的哲学体系挑战。这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也接近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分析。但是，对以往哲学的合理内容的拯救仅靠“反体系”是不够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由于体系的需要，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充分的价值”^⑤。这才是对体系的唯一正确的辩证态度。

阿多诺提出“反体系”的目的在于批判第一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第一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阿多诺反对一切本体论，反对把某种东西奉为第一性。他认为，一方面，概念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并不简单地作为事物的摹本而出现；另一方面，概念和事物相比较也不是第一性的。概念与其对象存在于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中，二者都不具有第一性。因此，唯物主义的唯名论是错误的，概念的唯心主义也是错误的。实证主义把知识还原为简单“所与”的东西是错误的，因为它“使思想的内容非历史化，把历史委托给一个专门搜集事实的科学分支”。那种想重建一种本体论的反实证主义尝试也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本体论是对现状的辩解，是维护秩序的工具。总之，凡是本体论都是不对的，不管这种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是实证主义的还是反实证主义的。阿多诺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的“否定的辩证法”具有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

阿多诺对本体论的批判最突出地表现在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批判上。他指责海德格尔把一切现象还原为一种不受反思行动影响的“存在”，从而割裂了主体和客体，使现象“物化”了。在他看来，主体和客体都是反思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都不具有认识论的第一性，每一方都靠另一方来中介。没有一般概念的中介，纯粹的“在此之物”就成了一种抽象。他指出：“真理，即主体和客体在其中彼此渗透的星丛，既不能还原于主观性，也不能还原于存在。”“星丛”是阿多诺从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本雅明那里借来的一个天文学术语，意指一个由诸种彼

此并立而不整合的变动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反对把某一因素当作该集合体的本原。阿多诺用这一概念来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并列关系。一般来说,阿多诺强调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并不错。真理毕竟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少了哪一方都不成其为真理。但是,就意识的起源和本质而言,物质客体无疑保持着优先地位。不承认这一点,就很难唯物主义地说清楚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

(四) 自由方便的立场,兼收并蓄的混合

从阿多诺对各种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不难看出,“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比较自由和方便的立场,是不受任何标准限制的。用阿多诺的话说:“哲学既不存在于理性的真理中,也不存在于事实的真理中。它说的任何话都不服从‘是实情’的有形标准;它关于概念性的论点不服从逻辑的事实陈述的标准,如同它关于实际性的论点不服从经验研究的标准一样。”“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不能受到逻辑标准或事实标准的批评,原因在于它不仅与这些标准无关,而且完全无视这些标准。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无视实际上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本质。总之,“否定的辩证法”可以任意地批评任何别的学说,同时又不受任何别的标准所裁决,从而呈现出一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姿态。西方评论家据此称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任何数目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空白支票,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否定的辩证法”的意义何在呢?阿多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首先是考察一个事物在现实中的样子,而不是考察它属于什么范畴;其次是解释一个事物根据自己的概念应是的样子,即使它现在还不是这种样子。“否定的辩证法”的目的是反对那些使事物固定化的概念,因为事物决不等于它们自身的概念;它寻求否定,但又认为否定之否定是向肯定的复归;它承认个性,但又认为个性要靠一般性来作为中介,一般性只是个性的一个环节。它既在客体中看到主体,又在主体中看到客体;既在理论中看到实践,又在实践中看到理论;既在现象

中看到本质,又在本质中看到现象;它理解差别,但又不使差别绝对化,不把任何特殊事物视为典型的出发点。总的说来,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坚持了辩证法的两点论,具有反形而上学的意义。但是,在坚持两点论的同时必须坚持重点论,这也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要求,而在这一点上,阿多诺重视不够。例如,他由于过分强调物质和精神互相联系的一面而认为关于物质或精神第一性的争论是无意义的,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别只是一种习惯。

尽管从形式上看,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对各种哲学思潮的否定,但从内容上看,它又融合了许多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卢卡奇、布洛赫、尼采、柏格森、黑格尔等人的思想。阿多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来自卢卡奇。卢卡奇关于世界上一切邪恶皆可概括为“物化”,完整的人将抛弃“物”的本体论地位的思想给阿多诺以强烈的启示,并成为他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一块基石。布洛赫认为,人具有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乌托邦观念,但这种“超越”在原则上现在又不能有任何确定的内容,结果便是抱着模糊的信念对现实世界进行不停的否定。这一思想也深受阿多诺重视。至于尼采全盘敌视体系的精神、果敢的反逻辑的勇气更是给阿多诺以莫大的鼓舞,成了他仿效的楷模。柏格森引起阿多诺重视的思想是,他认为抽象的概念僵化了可变的事物,我们应创造不使任何事物僵化的“流动的”概念。尽管阿多诺对黑格尔作了大量的批判,但他还是赞成黑格尔这样一个观点,即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概念和知觉、特殊和普遍之间有一种持久的“中介”。总之,阿多诺不管怎样倡导不包含任何肯定的绝对的否定,在自己的实践中却不是这样做的。另外,由于阿多诺对任何政治行动都持消极态度,他的否定仅限于理论上的否定,他最终也受到了激进主义行动者的抨击。这可以说是“否定的辩证法”的悲剧。

三、《否定的辩证法》翻译过程的艰难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集中译介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名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在第一批书目中有我翻译的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我校译的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在第二批书目中有我翻译的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是第三批书目中的一本。基于以前我已有多部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出版，且有良好的社会反响，一开始我并没有把翻译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当作一件很难的事情，也就一口将这个翻译工作承担了下来。着手翻译之后，我才发现《否定的辩证法》竟是我所碰到的最难译的一部著作，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译性”。有这种感觉的不独是我们中国的译者，连英语世界的译者都把翻译阿多诺的著作叫作“天书的迻译”。阿多诺思想艰深、语言晦涩、文风怪异，在德语世界里素来以“阿多诺式德语”而自成风格。具体来说，《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极其晦涩，原因在于：阿多诺一方面力图使这部著作保持一种理论论争的风格，大量使用他的批判对象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的抽象术语，而又不加以解释，仿佛读者都像他一样充分了解这些人的思想似的。为了翻译好这本著作，译者需要具备非常广泛的西方近现代哲学知识。另一方面，阿多诺出于反体系、反逻辑的需要，故意使该书论点模糊，结构松散，以体现他对哲学体系的否定和破坏精神。为了翻译好这本著作，译者不得不在思维方式上跟着阿多诺走，以便体现出他的语言风格。

1993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我主要是根据纽约海葬出版社《否定的辩证法》1973年英译本翻译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英译本同德文版有比较大的出入，特别是在一些难译的地方，英译者竟采取略而不译的方法绕了过去。为此，我依据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阿多诺全集》第6卷1984年德文版对英译本进行了核对，补上了英译本缺失的句子。但由于我的德文水平所限，对德文版中个别语意不清且难以决断的地方，便顺从了英译本的理解。特别是德文版中一节即为一节，冗长而层次不清，我采纳了英译本对段落的划分。这可能更符合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

对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研究的过程。理解弄懂是翻译的前提。本书英译者 E.B.阿什顿在按语中坦言:“首先我得承认,这本书的翻译使我违反了我认为哲学翻译者须遵循的首要规则:在你自认为弄懂了作者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的意思之后再去翻译。我是不知不觉地违反这一规则的。”对此我也有同感。坦率地说,我不敢保证自己弄懂了阿多诺在本书中的每一句话,在不少地方也是根据其字面意思“硬译”的。这可能忠实了作者的原意,因为阿多诺从来就没有打算让一般人来读懂他的著作,但无疑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困难。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哲学界已经有了专门研究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学术专著,这就是张一兵先生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这部著作依据《否定的辩证法》德文版对其引文进行重新校订,作了些文字修正。我对其修正的词句再次进行核对,合理之处予以充分吸纳。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张 峰

2019 年 8 月

注释

- ① 阿多诺,在我国又译为阿多尔诺、阿道尔诺。在重庆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译本中我曾将其译为阿多尔诺。考虑到译名统一的原因,并采纳他的其他著作中译本译法和有关研究者的普遍用法,本译本将其译为阿多诺。
-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3 页。
-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63 页。
-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84 页。
-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9 页。

序 言

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的手段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

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观点假定事物是从一个基础中产生的。而笔者认为，只是在笔者讨论了这些事物之后很久，被这种哲学观点视为基础的东西才会在这里发展起来。这意味着要对基础概念以及内在思想的第一性进行批判——只是由于思想家形成了思想，笔者才开始意识到思想的运动。按一直适用的智力竞赛的规则，思想需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

笔者的资料工作的方法论并不全都见之于本书：根据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这些工作和本书之间不存在任何连续性。然而，这种不连续性也将得到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思想的指南。这一做法将被证明是合理的，但不是有根据的。笔者打算尽其所能把牌摊在桌面上——这和玩游戏决不是一回事。

1937年，笔者完成了《认识论的总批判》。该书最后一章促使瓦尔特·本雅明评论说，人们应该“穿越抽象的冰洋，达到简明、具体的哲学思维”。《否定的辩证法》现在回顾性地制定这种穿越的航图。在当代哲学中，具体化大多是骗取的。与此相对，这本大体上尚属抽象的著

作,既是为了解释作者的具体步骤,也是为了推进真正的具体化。如同最近的美学讨论描绘了“反戏剧”和“反主角”的特征一样,这本回避一切美学论题的《否定的辩证法》,也可以叫作一种“反体系”。它试图靠逻辑一致性手段、用那种不被同一性所控制的事物的观念来代替同一性原则,代替居最上位概念的至上性。运用主体的力量来冲破根本的主观性的谬见——这就是笔者自信任自己的精神冲动以来就为自己确定的任务。现在,他不愿意再拖延了。令人信服地超越纯哲学同实体或形式科学领域的公开分离,是他的一个决定性动机。

本书导论解释了哲学经验的概念。第一部分从目前在德国盛行的本体论的状况由发,不是居高临下地裁判这种本体论,而是出自它自身的问题需要来理解它并内在地批判它。第二部分从上述结果开始,进到否定的辩证法的观念,提出它对一些范畴的看法,既保持这些范畴,又使之起质的变化。第三部分阐述否定的辩证法的几种模式。这些模式不是例子,也不单是解释一般的反思。它们被引入实体领域时,力求公正对待起初不得不被一般对待的东西的内在意图——这不同于由柏拉图引用的并被后来的哲学一再重复使用的例子,因为它们把这些例子当作本身就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些模式要说明否定的辩证法是什么,并根据它自身的概念把它纳入现实的领域。同时——不像所谓的“例证的方法”——它们的目的是讨论哲学各学科的关键概念,并从核心之处干预这些学科。对哲学的伦理学来说,这将由自由的辩证法来完成;对历史哲学来说,将由“世界精神和自然历史”来完成。最后一章围绕形而上学问题另辟蹊径,力图靠批判的自我反思来给哥白尼的革命提供一个转动轴。

笔者准备承受《否定的辩证法》给他招来的攻击。他不觉得有任何怨仇,并不妒忌两个阵营中的何种人的喜悦,尽管这些人断定自己一直都了解《否定的辩证法》,断定作者正在忏悔。

特奥多·阿多诺

1966年夏于美国河畔法兰克福